述朱質疑

述朱質疑十六卷

當塗夏弢甫先生平生講學服膺紫陽司諭吾邑　以紫陽之學勗士所譔述朱質疑十六卷皆躬行心得之言有基請付剞劂以廣其傳俾人人得讀是書爲快至於書之精微博大足以干城正學沾溉後人海内有識者自知寶貴無待有基之揚搉也咸豐辛亥臯月紫陽二十一世嫡裔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婺源朱有基謹識

目錄

卷之一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十一

止欲從末由每展玩朱子之遺編不禁赧然汗下也多士習聞鄉先賢之教炘又自謂有一日之長友朋聚集必以誦遵朱子相勗勉竊以爲朱子之學自明中葉以至於今儒生挾好勝之心每多異論高明之士旣震於其言而備竄歸之其守講章以習舉業者名爲遵朱問以朱子平生學術之早晚著述之異同師友之淵原出處之節目茫然如坐雲霧之中而居常所誦章句集注諸書不過獵取詞句以供場屋之用究之書自書而我自我則朱子之學幾何而不晦也數載以來講習討論凡關涉朱子之學術著

述師友出處者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共得如干篇釐爲十有六卷以未敢自信名之曰述朱質疑䇿乎朱子之道又豈徒講說而遂已哉多士幸生紫陽之闕里須識得鄒濂洛而後惟朱子爲吾道正宗舍朱子而外更無他途捷徑可以至於聖人之域識堅志卓確乎不移然後牢固着足下爇苦功夫居敬以涵養本原讀書以明察倫物返躬以體驗離合先博後約自麤及精內聖外王之學具足於已由是眞儒名世二而一之此炘之有志未能而願與諸生共勉者耳若徒騰口說以資辯論便泰然自尌於朱子

之徒是又朱子陟降之靈所當麾而出諸門外者也則是編也姑以爲老馬之識途而已矣倘冀海內之高賢碩悳眞能爲朱子之學者繩誤糾謬以匡所不逮焉道光庚戌冬月當塗孜甫氏夏炘謹譔於婺源學舍

述朱質疑提綱

一卷至五卷述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同見於年譜文集語類諸書俱確有憑據一一爬梳明析庶幾朱子之學不爲疑佀揣擬之說所惑云

六卷七卷述朱子平生著作成書之歲月各本之異同採取之姓氏意趣之指歸有所尋卽識之不求備也

八卷九卷述朱子同時諸老江右之德性湖南之察識金華之文獻永康之從衡永嘉之經制有經朱子切磋共肩斯道者有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亦有心折朱子而終不能

服從者講論所及蠡見梗槩焉

十卷述朱子以後穎異之士挾好勝之心每多異說前明諸儒經有識者之辯別已有定論惟近世又生穿穴間與友朋討論所及不忍遺棄求質通材非競辯也

十一卷十二卷述朱子在朝大節其封事奏劄所陳總以正學術格君心爲之本其餘或詆近習或黜大臣或糾闕政忠義所激無所回護至於爲民請命之章反覆鱗陳必得其職而後已唐陸宣公之奏議宋范文正公之政府奏議不能及也嘗窺所到聊見一斑末坿難進易退講一篇以

爲委贄事君者法

十三卷十四卷述朱子外任九載自主簿以至安撫使政績

昭著實惠及民條舉件繫以爲有教養之責者法

十五卷十六卷述朱子襍事

述朱質疑卷之一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朱子少時學術考

朱子畢生著述、明道立教、功首四書、次及羣經、以至周程張邵之微旨、諸子百家之異趣、歷代治亂之大原、罔不薈萃疏通、折衷至當、後世雖極聰明之士、鑽仰研覈、未能越其範圍、黠者偶軼出之、便陷歧轍、自秦漢以來、儒生不朽之業、未有盛於斯者也、而要其功實自廿角始、觀年譜語類所載、朱子少時立志之堅、讀書之苦、學經之細、味道之深、蓋有老師宿

儒白首而未造其域者、然後知聖賢之詣非盡得之生知也、孔子曰好古敏求、顏子曰博文約禮、孟子曰博學詳說、子思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自古聖賢無不由讀書窮理以造斯道之極者也、雖朱子後來教人以居敬爲致知之本、謂必居敬而其知始精、非謂兀然居敬而遂可以不學而知也、推之少時、亦嘗留心二氏、然藉以深窺其宗旨、而並非溺志於虛無、淸瀾陳氏建學蔀通辨、竟謂朱子早年之功、捐書絕學、何其誣與、茲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年譜八歲就傅、授以孝經、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

包揚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

炘按朱子知行並進之功即基於此

郭友仁錄某自廿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侶論孟者竟無之

李方子錄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積寸累而得之

楊道夫錄某自十六七歲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

葉賀孫録從十六七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

又録某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功夫專一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歲、已做這功夫、

錢木之録某舊時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維艱哉、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全書引語類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見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硃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硃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胸中自然灑落、

輔廣錄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陳文蔚錄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

被人橫截直截、其只是不管、一面自讀、

王過錄其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凡朱子自謂舊年舊時向年向時昔年等、皆指二十前後言之、細玩語類中前後文字可見、

楊道夫錄讀書須純一、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擔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林學蒙錄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

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得者是如何、所以失者是如何、

廖德明錄、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炘按、自古聖賢之學、皆以格物致知爲入道之門、而格致之首務、莫大於讀書、居敬者、所以爲讀書之地、非講誦之外、別有一兀然端坐之功、力行者、所以旣讀書之實、必研說之深、而後無冥然肆行之慮、推之入官行政、致君澤民、事業掀乎

天地、功烈遍乎垓埏無不由讀書以善其設施、而後一切枉尺直尋之說、計功謀利之私不參焉、師心頓悟之士、以讀書爲支離、其究也、凭意見、逞意氣、而不勝生心害政之弊、訓詁考據之習、以讀書供記問、其究也、書自書、我自我、而無與於成己成物之功、觀朱子自幼至長、自始學以至登科入仕、刻苦嚴厲、壹志於經、而又虛心涵泳以味之、切己體察以踐之、七十一年入聖之優、實基於此、後世學朱子之學者、可不迷於從事矣、

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攷

朱子幼孤以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劉公之門三先生之學皆不純而屏山籍溪爲甚朱子旣與屏山比鄰而居又事籍溪最久聰明絕世之資网羅百家之學一旦得聞所爲虛靈元玅之說遂不直入其閫不止迨銓選得簿以後始見延平復年餘而後返總而計之葢十一年矣朱子荅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葢謂此也其實此十餘年之中沈思經訓潛心理學未嘗一日不精研吾道特其齊頭竝進二氏亦在所不遺耳茲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輔廣錄其年十五六時在病翁所會一僧屏山晚號病翁與之語其僧

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已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爲其說動遂得舉時年十九

包揚錄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

荅汪尙書書云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

答許順之書云大氐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

答孫敬甫書云少時喜讀禪學文字

壬申（朱子二十三歲）讀道書詩云巖居秉貞操所慕在元虛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忘形氣自沖性達理不餘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迹拘至樂在襟褱山川非所娛寄語狂馳子營營竟焉如（六首錄一首）

又齋居誦經詩云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鳥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癸酉二十四歲春誦經詩云坐厭塵累積脫躧味幽元靜披笈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顆仰歲月如犇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

炘按讀道書誦經皆借異學以自遣亦出入釋老之事自癸酉春後無是作

鄭可學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塲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亾籍溪在其自見於

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年譜癸酉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

輔廣錄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云不是。

包揚錄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聞其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何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

荅江元適書云。其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古人爲已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

餘年

炘按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此朱子答江元適書乃其鐵凭輔漢卿所錄十五六歲在病翁所會一僧云云則出入釋老自十五歲始矣二十四歲始見延平又年歲間始覺其非則二十四五矣所謂十餘年者是也朱子見延平實在二十四歲而自云二十四五者非眞記憶之不淸也實以此兩年間乃師弟授受之大關原學問轉關之大節目季譜只據二十四計之故云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季朱子自敘必兼二十四五言之故云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季也後人紛紛揣度之議

皆可以置之不論矣

朱子荅江元適薛士龍書攷

荅江元適書云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葢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返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炘按大全集載荅江元適書三首此第一首也書中云日者誤蒙收召造朝之際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是癸未

入對垂拱殿後書也。王白田以為甲申非是年十月十五日延平先生卒。此書當在其前。朱子自癸酉至壬午十年之間四謁延平。故曰近歲以來獲親有道也。

又按朱子早歲留心釋老不過十餘年之久。此書最為可據。朱子自敘幼學恒從十三四歲數起。論語要義序某年十三四歲時受其說於先君。李方子錄某年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敘留心釋老則自十五歲數起。輔廣錄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自十五至二十四始見延平先生。剛足十年。又包揚錄云佛學亦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聞其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何如。後年歲間始覺

其非。故朱子見延平。實在二十四歲。而朱子自言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必多敘一年者。以明見延平後。又年歲間。始盡覺其非。非朱子自忘其見延平之歲記憶不清如此也。

又輔廣錄。始見李先生。與他說。先生只說不是。（延平之學雖有小偏。然儒釋之辨最明。延平初以書求道於羅仲素。羅示詩五首。第一首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從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肎思。其師門傳授之正如此。）某初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

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按此段敘次宛轉接續分明云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者疑延平未讀釋氏之書也云只教看聖賢不語者不告以釋學而告以聖經也云遂將那禪來倚閣起者當下便受延平之教也云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者雖猶有禪之見在且專意於聖賢之書以奉延平之訓也云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聖賢之書漸覺有味釋氏之說破綻百出者爲時未久年歲間已覺其非也乃王氏懋竑以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爲癸酉初見之事將禪權

倚閣起爲戊寅再見之事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爲庚辰受學之事一時之言分作八年以當之果何凭何據乎

答薛士龍書云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麤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盩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幷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希其麤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炘按此書陳清瀾列之庚寅王白田列之壬辰書中云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强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敝誠不敢復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辠是已丑丁毋憂以後書也薛季宣卒於七年辛卯九月戊申呂東萊集薛常州墓銘可攷則壬辰不得有書似通辨庚寅爲有據然卽以爲壬辰之書自癸丣至壬辰亦廑二十年無二十餘年況白田氏堅執庚辰爲受業之始又祇十三年乎言受業則曰庚辰言受教則曰癸丣亦進退之失據矣

又按此書與苔江元適書相表裏篇中先生君子句生字係衍文二十餘年句二字亦衍文何以明之朱子從延平受業自癸酉至壬午十年之久不得謂之餘教惟十四歲失怙論語要義敘云十三四歲時受其說於先君子可以謂之餘教苔江元適書明云先君子之餘誨乃其鉠凭若苔汪尚書書則云先生君子之教苔龔參政書亦云側聞先生君子之教不着餘字矣觀此一字則生之爲衍文何疑朱子自見延平後教以看聖賢言語有何空妙即涵養體驗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免小有所偏亦與釋老空妙之域判若天淵況自

癸酉至庚寅。僅十八年。無二十餘年。平荅江元適書明云出入老釋者十餘年。則二字之爲衍文又何疑。明乎此書之與荅江書相表裏。而羣疑盡釋矣。

又按求之不得其術。卽荅江書之未得其處也。比乃困而自悔。卽輔廣錄之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也。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閒。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者。隱括見延平以後言之。卽荅江書之知識未離於章句之閒。雖時若有會於心。而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也。未有得未自信爾。句皆指未逹喜怒哀樂未發之旨言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

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指南軒東萊擇之廣仲諸君言之正朱子此時相與切磋之交也

又按朱子於異學之士多本身示教殷殷引誘不憚爲謙已誨人之語非獨施之於汪尙書之齒悳俱尊也江元適名泳衢州人齒亦寂尊朱子書首自稱孤陋晚生未嘗得親几杖遺朱子書并文三編中有髣髴強名叚狀之語朱子以爲近乎老莊溟涬鴻濛之說又有老兮釋兮付之大鈞範質之初等語朱子以爲隱奧未喻則學之不純可見矣俱見本書薛士龍字季宣永嘉人年十七卽從袁漑遊漑受學於蜀嚮香薛筊蹤迹甚祕漑諱其學

絕不為人道。獨於士龍傾倒無所蘄。呂東萊薛常州墓誌銘言之甚詳。然則朱子之於二公。傾吐平生之學一無所諱者。用意至為深遠。亦考古者所當知也。

附考荅許順之程欽國何叔京陳正已書

荅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者。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當且以程先生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反復翫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

矣。蓋爲從前相聚時。其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炘按書首云。丞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則順之戊寅歸同安以後書也。王白田列之庚寅可從。

又書云。大氐舊來多以佛老之侶亂孔孟之眞。故每有過高之獘。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自察矯揉也。按此書之年。無上下文可攷。大約與前書先後相去不遠耳。

炘按順之名升。同安人。朱子爲主簿時從遊。溺於釋學。朱子責致規諫不從。順之戊子與祝康國書。猶有謗釋氏之語。不得已引咎自責。以爲

誨導之不善委婉之詞嚴於譴責矣兩書所云前日舊來者皆指出入十餘年之內二十四五歲時言之與答江書亦足相印證

又按順之不惟怡悅釋理而且陷穽佛迹始不食葷亦不娶妻直至乾道八九年間始食肉有室（俱見大全集）其逃釋入儒之功未必非朱子般般引誘之力也

又答書云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幸秋間老人矍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稍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眞是一盲引衆盲耳其書在石丈書

中試取觀之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裴回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原頭活水來舉以似石丈何如

炘按此書所指與前二書不同此書係丙戌以伯崇過此及書末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知之在未往潭州前朱子自悟未發已發渾然一致以爲能得向日西林未契之旨而范伯崇極口贊歎以爲抽關啟鍵時也書中云比之舊日明快有下工夫處即指中和舊說而言日前一盲引衆盲即答何叔京書所謂未及卒業而山頹梁壞倀倀然如瞽之無目耳半畝方塘一鑑開乃悟中和舊說之詩下更有一絕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

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丙戌與張敬夫書云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與第二首意尤召合

荅程欽國書云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也

炘按程欽國卽程允夫洵朱子之內弟書首云某頓首一別數年懷想無已大全集無朱程荅問有朱子庚午至婺源省墓與欽國見至癸酉見延平凡四年則此書必在癸酉以後也王白田以爲在

庚辰後不知何證若庚辰則別十一二年矣不得云數年向來泛濫出入指二十四五歲

前言之與江書亦足相印證

荅何叔京書云某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已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術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炘按此書王白田列之甲申細核之乃丙戌五月十八日也五月十八日見書首末云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下又一書云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則本年之事中間有天性人心未發

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之語與丙戌荅張敬夫書同又書末云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成都謂汪尚書也續集荅羅參議書汪丈寄橫渠三書來甲申汪尚書尚在閩至丙戌始帥蜀則爲丙戌無疑

又按此書與荅江薛書語句多同而指趣大異江薛皆溺異學朱子欲救其失先以身曾經歷爲引導叔京名鎬邵武人父名兌與韋齋爲同年進士受中庸程氏之說於馬公伸叔京世其學淵源甚正不染異學故朱子自敘但云不得其術而已晚親有道以下言雖受學延平而中和之旨仍未達也

此朱子初次與叔京通書至下書則敘及中和舊說葢交至是漸深矣

荅陳正已書云某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虛宗之誘外無功利之貪至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眞不妄也按書末云近來浙中議論蠭起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何如則王白田以此書在甲辰後可從

炘按朱子之學大定於巳丑之春此書在甲辰以後去荅江元適書二十餘年薛士龍書十五六年矣中間非不用力而

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自甲子至戊子二十五年包括在內反覆舊聞而有得專指已丑之春言之末以明道之言作收者見已之學雖出於延平而延平言敬字不分明終是自已體貼而得之非延平所能盡也內無虛宋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專爲正已言之正已始學於陸子靜頗雜禪宗後遊呂東萊之門慕用才術見陸子靜與陳止齋書耽道德而喜功名見朱子答書故朱子以是規之

讀朱子答汪尙書第二書

求於釋氏之書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

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敘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又曰某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耳

炘按文集載荅汪尚書書十一首此雖第二首實第一首之別紙也前書專論經史諸子此專論釋氏故開首卽云別紙示及釋氏之說也旁注云癸未六月九日則朱子未入對之先自崇安寄至京師者也書中語

特謙抑疑過其實攷朱子幼年之學求之最切至者無如學庸語孟程蔡諸書見錢木之郭友仁諸錄至於禪道二氏不過與文章楚詞詩兵法同在無所不好之中見楊方錄究不如理學諸書之篤在劉病翁所見一僧與之語卽用其言以得舉此偶爾之事朱子原不諱然觀輔漢卿所錄語氣抑揚一則曰只相應和說了也不說是不是再則曰見他說得也煞好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豈師人尊道之謂乎至於篇中所云不敢公言詆之王白田遂有詞未甚決與壬辰癸巳見道益親其詞益厲不同之疑不知汪尙書聖錫與呂居仁張子韶皆從僧宗杲

遊又勸焦援登徑山見宗杲其於釋氏之學眞所謂師其人尊其道也聖錫長朱子十二歲不惟締交延平聖錫請延平至閩帥治講學遂卒業與韋齋爲友朱子祭胡籍溪汪尙書文皆稱先友文自稱曰表姪十八歲以於閩進士第一人及第朱子時甫六歲歷官中外已數十年氣節文章爲一時之望朱子以後生晚學與之辨論勢不能不委婉曲折以寓納約自牖之意必欲據迹以求之是刻舟而求劍也嗚呼朱子初識金谿之時尙欲集短取長多方接引而況齒德爵位俱尊之汪尙書哉

讀答汪尙書第三書

大氐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猒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胷中不能無疑乃不復返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說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懵也曷若致吾一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毋猒煩而略毋猒下而高毋猒淺而深毋猒拙而巧從容潛翫存久

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

炘按此書旁注云甲申十月二十二日。篇首云某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或九月朱子送張魏公匶至豐城。汪尙書亦自福州送魏公匶。途中相値同行也。前書因聖錫以齒德兼尊之大老。迷於釋學。猝然荅書。不便徑直規諫。故貶抑謙沖。語多從容而不廹。此書又因聖錫謙虛好問。容受盡言。見書首數

行。故抉摘近世儒者所以入釋之由。癥痞瘕結。無所不露。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然後知前書之詞未甚決者。非所見未親之故明矣。篇首又云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王白田反謂其不言釋氏何哉。自曷若致吾一宗以下。言入道階梯。明豁詳細。慤實精微。豈馳心空妙所見未親者之所能道其隻字。學者參互攷之。可無惑於諸儒之論矣。

讀荅汪尚書第七書

竊觀來意。佀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則又佀禪家之說。某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久而

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翫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閒。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說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宜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炘按此書不知何時所荅。篇首云。足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則庚寅以後書也。續通鑑綱目乾道六年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書中又云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現此鈔錄未畢云云。據

年譜乾道八年西銘解義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成則必在壬辰癸巳間無疑聖錫交朱子以後十餘年來反覆辨究漸明儒釋之分已逃釋而入於儒矣其先有見處乃造平易之論仍未脫釋氏窠臼故朱子箴之曰則又似禪家之說某不能無疑也下極言釋氏之禍比於橫流稽天者乃為汪氏盡抉藩籬徹其邕蔽故不嫌言之嚴厲如此若謂朱子之見道至是而益眞豈第三書之所言猶有未眞之見乎

劉白水勉之論

朱子十四歲而孤以韋齋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

劉公之門。三君子雖皆傳河南之學。然史稱屏山少喜佛氏說。歸而讀儒書。即渙然有得墓表載屏山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有契焉。籍溪爲文定公從父兄之子。少從文定學。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見鄭可學錄是兩公之學皆雜於二氏明矣白水之學無可攷惟墓表有二條。其一云。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又云。歸道南都。見劉忠定公。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

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按宋史譙定傳定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不知所終樵夫牧僮往往見之世傳以為仙始學易於郭曩氏從見乃謂之象一語悟入後見程子於洛盡棄其學而學焉朱子與汪尚書書云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至洛則伊川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為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說譙公學之不純如此不識白水之盡得其學之本末者果得其不純中之純者乎抑并其不純者而盡得之乎元城劉忠定公學於司馬温公力行一誠字自不妄語始不

可謂非聖賢之學矣然馬永卿所輯元城語錄頗雜禪理與蘇子瞻之學相出入白水留語數十日之久并方外之學人所不及聞者而亦聞之久而若有得焉者果僅得温公之所謂誠乎抑并其所談禪理而兼得之乎總之三先生之學皆不能裨益朱子而朱子少年之出入二氏實自三先生之門始後自知於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然則未見延平以前早自覺其非矣豈既見延平以後而猶有所陷溺哉

朱子出入二氏論上

朱子窮理之學實得之於性生其喜讀禪學文字凡出入二氏

十餘年與讀聖賢書齊頭並進者雖不免爲高明之累然亦卽朱子格物致知之功也格致之學自身心性命以至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一草一木之瑣細皆所當格而況釋老之學溺之者以爲空靈元眇迥出吾儒之上闢之者以爲虛無寂滅大異吾儒之教苟不讀其書不究其說則所謂空靈元眇與夫虛無寂滅者又烏足以知之朱子嘗說程子書無所不讀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又曰金谿之學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

是朱子所以能辨釋老之學正以其曾讀釋老之書故也使不讀其書而徒深斥其學近於道聽塗說不惟無以服釋老之心卽返之吾心亦有大不安者故曰此卽朱子格致之功也後世因此遂謂朱子早年出入禪學與金谿未會而同豈所以論朱子哉

朱子出入二氏論下

或者曰朱子格致之功不遺二氏之學旣得聞其說矣前此者亦有徵乎荅之曰子不讀伊川先生之譔明道行狀乎先生自十五六歲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

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夫未知其要者非不得其門也謂斯道之要奧未能知至至之也泛濫出入乃格致之功求其心之所安耳其見濂溪以後與見延平以後亦大約相同然則朱子之自謂後年歲間漸覺其非者豈得謂之晩乎且亦不獨程子爲然也呂與叔譔張横渠行狀云年十八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是横渠窮理之學亦不遺釋老之說如此彼程張者又何嘗有所陷溺哉且又不獨程張爲然也孔子不嘗云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乎夫日夜廢寢食以思眞不免馳心於空眇之域矣聖人於異端之學必身親其地足履其庭實知其無益之弊以求其心之所安其用意之微密豈末學所能測倘移陳氏陷溺高明之說以疑聖人其可乎其不可乎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亦與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同意蓋朱子曾有一日二日之間捐書絕學講求安心覓心之法後因困橫而知其枉寸陰也通辨遂謂禪學近似亂眞能陷溺高明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不亦誣乎

及門婺源汪正元校字